契丹國志卷之六

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元欲子也穆宗既爲帳下所弑諸將迎立帝即位號天贊以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爲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蕭守興女燕燕爲皇后　先是火神淀弑逆之時述軋之害世宗併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歲御厨尚食劉解里以檀束之藏於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多不視朝改元保寧

戊辰　保寧元年　宋太祖開寶元年　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臥牀榻間拱手而已

己巳　保寧二年　宋開寶二年　春二月宋太祖命曹彬等伐北漢　夏四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為韓重贇擊破其衆于定州境

庚午　保寧三年　宋開寶三年　夏四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騎六萬攻定州宋太祖命田欽祚領兵三千戰于蒲城馬中流矢而蹈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得免夜入保遂城遼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而出

辛未　保寧四年　宋開寶四年　冬十月朔日食

壬申　保寧五年　宋開寶五年　秋九月朔日食

癸酉　保寧六年　宋開寶六年　春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謚曰恭帝

甲戌　乾亨元年　宋開寶七年　春二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邊臣貽宋雄州守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于宋太祖許之

乙亥　乾亨二年　宋開寶八年　春三月遼遣使聘宋　夏四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厪輿鬼距作

室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朔日食

宋初遣使通遼

丙子 乾亨三年 宋開寶九年太宗卽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冬十月宋太

祖崩年五十在位十七年皇弟晉王卽帝位是爲太宗

丁丑 乾亨四年 宋太平興國二年　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

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敞等往宋助葬宋太宗尋遣起

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波副之時宋朝

將用兵伐北漢北漢實倚遼爲援仲甫遲留境上未

敢進宋詔趨行旣至帝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

騎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

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

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寅 乾亨五年 宋太平興國三年　春二月宋太宗親征北漢

己卯 乾亨六年 宋太平興國四年　三月遼以數萬騎援之戰于石嶺關之南爲宋郭進

敗　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盡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親征發鎭州　涿州判官劉德厚以城降

宋　秋七月太宗。一作宋帝　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

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遼救兵至遂退師　先是宋

師自并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棄幽薊

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爲
舍利郎君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爲之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山
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
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脫兵
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爲宋師所過進退無
計反爲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或勸于越襲
其後于越曰受命救幽薊今得之矣遂不復追宋
太宗欲北侵遣詔渤海王發兵相應然渤海畏遼竟
無至者遣使如渤海責問秋九月遼攻鎮州爲宋
趙延進敗

庚辰　乾亨七年　宋太平興國五年　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衆進
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
十二月宋太宗親征至大石遼師遁遂班師
辛巳　乾亨八年　宋太平興國六年　遼大赦　帝性仁懦雅好音
律喜醫術伶倫針灸之輩授以節鉞使相者三十餘
人自幼得疾沉痾連年四時遊獵間循故典體傷不
能親跨馬令節大朝會鬱鬱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
耽于酒色暮年不少休燕燕皇后蕭守興之女以女主臨
朝國事一決於其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衆
共議皇后裁決報知于帝而已易定幽燕間兩大戰

烽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疾不能親駕基業少衰焉

秋九月朔日食

壬午 乾亨九年 宋太平興國七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遼分三道入宋爲其邊將所敗　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帝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論曰景宗爰在弱齡中遭多難高秋搖落理之自然政非已出不免牝雞之晨祭則寡人聽命椒塗之手其得虛尊而擁號幸矣

契丹國志卷之六

契丹國志卷之七

聖宗天輔皇帝

聖宗諱隆緒景宗之長子年十二即位改元統和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臨朝稱制凡二十七年乃歸政于帝宋楊業之陷康保裔王繼忠之敗與夫澶淵之役皆統和二十五年前事是時三四大戰帝雖親履行陣力戰深入而太后實未歸政也

癸未 統和元年 宋太平興國八年 帝即位復號大契丹　春二月朔日食

甲申 統和二年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

乙酉 統和三年 宋雍熙二年 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丹曹彬克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美克雲寰朔應四州宋尋命潘美楊業遷雲寰朔應四州之民于許汝間時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監軍馬碩副將何萬通爲其所擒曹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取涿州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契丹兵大至追及宋師大敗

丙戌 統和四年 宋雍熙三年 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蕭太后與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五神楊隱領衆十餘萬

復取寰州擒宋楊業

先是宋克雲朔寰應四州命潘美楊業遷四州之民于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死其麾下尚餘百人業慰遣之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生還者

十二月契丹因獲楊業之勝乃遣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取瀛州宋部署劉延讓來禦戰于君子館會天大寒宋師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圍延讓數重

無救全軍敗沒延讓以身免平州團練使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契丹勢益振長驅深入深祁陷易州魏博之北咸被其禍　契丹攻代州為守臣張齊賢伏兵掩擊敗走

丁亥　統和五年　宋雍熙四年　春正月契丹攻陷深祁德易四州

戊子　統和六年　宋太宗端拱改元　冬十一月契丹騎大至唐河北將攻于宋為定州都部署李繼隆與監軍李繼忠拒戰敗績

己丑　統和七年　宋端拱二年　秋七月彗出東井凡三十日

契丹攻威虜軍為宋尹繼倫李繼隆敗於唐徐河間殺契丹相皮室其大將于越被傷遁走俘獲甚衆自是契丹不復大入契丹之人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回避黑面大王　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庚寅　統和八年　宋太宗淳化改元　春閏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女真以契丹兵隔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

辛卯　統和九年　宋淳化二年　春二月朔日食　癸巳　統和十一年壬辰　統和十年　宋淳化三年　春二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日食　宋淳化四年　春二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旦

甲午 統和十二年 宋淳化五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乙未 統和十三年 宋太宗至道改元 春正月契丹自振武入攻
爲鄜州折御卿敗于子河汶契丹兵死亡甚衆 夏
四月契丹攻雄州爲守臣何承矩所敗
丙申 統和十四年 宋至道二年
丁酉 統和十五年 宋至道三年 春三月宋太宗崩
戊戌 統和十六年 宋真宗即位咸平改元 春二月彗出營室北
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朔日食
己亥 統和十七年 宋咸平二年 秋九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
契丹入攻宋宋真宗親征次于澶州爲冀州張旻一。

作艾敗于城南次大名府爲知鄜州折惟昌敗于五合川
庚子 統和十八年 宋咸平三年 春正月宋真宗次大名府是
年宋定州都部署范廷召自中山來侵求援於高陽
關都部署彰國節度使康保裔保裔卽領兵赴之至
瀛州西南裴。一有曹字村而廷召後陣已與契丹師遇
保裔選精銳與廷召會日暮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
之覺遲明契丹師圍之數重保裔凡戰數十合兵盡
矢窮而死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淄齊而歸
辛丑 統和十九年 宋咸平四年 冬十月契丹攻宋爲張斌敗
于長城口尋又爲李繼宣敗于山谷

王統和二十年宋咸平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癸卯統和二十一年宋咸平六年春三月契丹攻宋定宋二州行營都部署王超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逆戰于望都縣翼日至縣南六里副部署王繼忠率麾下死戰繼忠素衍儀服契丹識之圍數十重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繼忠為契丹擒　冬十一月有星孛於井鬼

甲辰統和二十二年宋眞宗景德元年春三月契丹侵宋為魏能敗于長城口　秋閏月帝同母蕭太后大舉攻邊遣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安順軍前鋒為魏能敗又攻北平寨為田敏等擊走遂東趨保州攻城不克帝與蕭太后合兵攻定州宋將王超按兵不出陣于唐河拒之契丹兵東駐陽城淀又分兵圍嵐岢軍為守臣賈宗擊走　冬十月攻瀛州為守臣李延渥敗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　契丹往宋議和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使軍前定約先是望都戰時契丹獲去王繼忠後稍親用授之以官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太后年老頗有厭兵雖大舉深入亦納其說復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宋莫州部署石普奏諸宋朝眞宗遂手詔諭繼

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至是始遣曹利用來　契丹自瀛州率衆三十萬復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宋之天雄軍聞契丹師將至合城遑遽伏發天雄兵不能進退得遑者什三四契丹師遂陷德清知軍尚食使張旦及胡福等死者十四人　契丹既陷德清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宋李繼隆等整軍成列出禦統軍順國王撻覽爲床子弩所傷中額而殞契丹師大挫退却不敢動　十一月宋貞宗親駕澶淵是時曹利用之書已通契丹尋遣左。一作右飛龍使韓杞持國書偕至南朝跪授書函復以關南爲請宋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誓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利用一再往返乃許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兩議遂定契丹且請以兄禮事之乃命李繼昌齋國書與姚東之俱往契丹遣丁振奉誓書之宋遂退師自是不復侵邊矣

宋眞宗車駕至澶州將止寇準固請渡河高瓊遂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瓊執撾築輦夫背令亟行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

十里契丹相視愕駭初曹利用議和面請宋帝歲賂金帛之數宋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契丹果亦如數成約而還兩議既定尋卽退師

十二月朔日食 宋眞宗至自澶州

乙統和二十三年 宋景德二年 春二月宋遣孫僅使契丹賀國母生辰 秋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丙午統和二十四年 宋景德三年

丁未統和二十五年 宋景德四年 夏五月朔日食

戊申統和二十六年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

己酉統和二十七年 宋大中祥符二年

庚戌統和二十八年 宋大中祥符三年 夏六月契丹遣使往宋告羅宋詔雄州出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國高麗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兵敗

辛亥統和二十九年 宋大中祥符四年

壬子統和三十年 宋大中祥符五年 秋八月朔日食

癸丑開泰元年 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宋大中祥符六年 是年契丹以幽州爲祈津府 冬十二月朔日食

甲寅開泰二年 宋大中祥符七年

乙卯 開泰三年 宋大中祥符八年 夏六月朔日食
丙辰 開泰四年 宋大中祥符九年
丁巳 開泰五年 宋真宗天禧元年
戊午 開泰六年 宋天禧二年 夏六月彗出北斗
己未 開泰七年 宋天禧三年 春二月朔日食 作三月朔日食
庚申 開泰八年 宋天禧四年
辛酉 開泰九年 宋天禧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
壬戌 太平元年 開泰盡九年改元太平宋書 宋真宗改元乳興 春二月宋真宗崩

子仁宗立

癸亥 太平二年 宋仁宗天聖改元年

甲子 太平三年 宋天聖二年
乙丑 太平四年 宋天聖三年
丙寅 太平五年 宋天聖四年
丁卯 太平六年 宋天聖五年 冬十月朔日食

使契丹有優人以來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悔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嘿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自是中國使至不敢侮之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

戊辰　宋天聖六年　太平七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有星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於西南光燭天下尾長數丈久之散爲蒼白雲

己巳　宋天聖七年　太平八年　春三月契丹饑流民之宋境上宋仁宗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州縣給食　秋八月朔日食

庚午　宋天聖八年　太平九年

辛未　宋天聖九年　太平十年　先是后未歸政前帝已長立每事拱手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僚庶者久之不然不與　帝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右狎邪與帝爲笑謔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責帝亦不免詬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或宮嬪讒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帝每承順畧無怨辭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伏故御名連明皇諱上一字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召番臣等讀之嘗云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或諸道貢進珍奇一無所取皆讓其弟親政後方一月太后暴崩帝哀毀骨立哭必嘔血番漢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曰古之

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主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人終制三年　丞相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太后有辟陽侯之幸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景宗崩太后臨朝隆運私事之是時太后年方三十諸子尚幼外無親援雄傑角立帝登大寶皆隆運力也帝念其功父事之隆運薨帝爲制服其終始眷遇如此帝性英辨多謀神武冠絕遊獵時曾遇二虎方逸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殪其二虎又曾一箭貫三鹿時幽州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爲賦題駙馬劉三嘏獻射二虎頌　至於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

徹承平日久羣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飲會皆連晝夕復盡去巾幘促席造膝而坐或自歌舞或命后妃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已下賦詩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百餘首幸諸臣私第爲會時謂之迎駕盡權而罷刑賞必信無有僭差撫衆諸番咸有恩信修睦宋朝人使饋送躬親檢校時黃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夷坦地復創一驛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賜賚物則密令人體探　宋眞宗上仙薛貽廓報哀入境幽州急遞

先聞帝不俟貽廓至闕集番漢大臣舉哀后妃已下皆爲沾涕因謂宰臣呂德懋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昇遐況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復曰吾聞姪帝（即仁宗皇帝）聖年尚幼必不知兄皇分義恐爲臣下所間與吾違約。（一作拗）矣後貽廓至闕達宋帝聖意喜謂后曰吾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復謂呂德懋曰晉高祖（聖太宗也）承嗣聖爺爺（嗣聖爺爺翁呼也）之力深矣少主登位便背盟約皆臣下所惑今姪帝必敦篤悠久矣又謂后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傳述妯娌之媛人使往來名傳南朝　又詔燕京憫忠寺特置眞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復詔沿邊州軍不得作樂後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樂名格子服轉充色長因取新譜宣讀帝欲更遷一官見本名正犯眞宗諱因怒曰汝充教場首領豈不知我兄皇諱字遂以筆抹其宣而止燕京僧錄亦犯眞宗諱勅更名圓融尋下令國中應內外文武百僚僧道軍人百姓等犯眞宗諱者悉令改之　詔漢兒公事皆須體問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舉止其欽重宋朝百餘事皆此類也末年染消渴病多忌諱稱說死亡之人

雖帝之父母尊號亦不得言之病亟乃驛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赴闕始以輔立之事而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屬之又屬子宗眞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毋殺之　六月三日崩於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帳年六十一在位通太后臨朝凡四十九年葬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謚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

論曰聖宗挺寬仁之姿表夙成之質年方幼冲母后侵政事歸當璧元輔專功澶淵之深入蓋其母后與權臣之謀非聖宗本意也眷遇功臣終始如一慈孝之性本自天然亦守成之令主云

契丹國志卷之八

興宗文成皇帝

興宗皇帝諱宗眞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
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雒子河始封梁王
後立爲皇太子聖宗崩帝卽位明年改元景福
軍國事皆嫡母齊天皇后主之

辛未　太平十年　宋天聖九年　是年帝卽位尊所生母順聖元
妃曰法天皇后嫡母爲齊天皇后　齊天后平州節
度使蕭思猥之女丞相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聖宗
愛幸特甚事承天太后　景宗之后　聖宗之母　尤謹承天以隆運

故深愛之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盛置宮闈司
補官屬出教令生辰日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
子長卽今帝也次曰達妲李文生楚國公主燕國公
主承天太后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姑從。一無撒
從字爲築城以居之曰陸州號長慶軍徙戶一萬實之曰
從嫁戶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
屢言其事聖宗不之信文爲卷書投聖宗寢帳中聖
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爲也命焚之聖宗遺命以齊
天爲皇太后順聖爲太妃元妃匿之自爲皇太后令
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囚之上京帝曰齊天皇
后與先帝四十年夫妻先帝遺詔立爲太后今既不
立何忍殺之法天后復問於諸兄弟皆執奏曰若存
之必爲後患帝曰齊天皇后無子又年老若存之宮
中有何患乎法天后竟不從其言縊殺之殺其左右
百餘人以庶人禮葬於祖州北白馬山　法天皇后
專制其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番漢使
蕭氏奴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人范陽
無賴輩多占名樂工爲蕭氏奴　帝以上尊酒銀帶
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孟五哥帝知內品高慶郎告
太后使左右殺高慶郎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於

帝帝曰我貴爲天子而與囚同答狀耶鬱鬱不樂
壬申 宋仁宗明道元年 景福元年
癸酉 宋明道二年 重熙元年 春二月星孛于東北光芒長二尺 夏六月朔日食
甲戌 宋仁宗景祐元年 重熙二年 秋八月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尺 潤五寸十二日而沒 是歲帝與耶律孫謀率兵
逐母法天太后登黃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塚遂誅
永興軍都總管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
點王繼。一本繼下有忠字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番
使臣僚 每歲宋朝白聖宗太平四年遣使賀帝生
辰及元旦賀太后則別遣使至是不復別遣至重熙
八年迎回法天太后及乃遣使如故
乙亥 宋景祐二年 重熙三年 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
太后墳塚荒穢又無影堂及灑掃人只空山中一孤
塚惻然而泣曰吾早同今日汝不至於此也左右皆
泣涕因詔上京留守耶律貴寧鹽鐵使鄭元化等於
祖州陵園內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等並同宣獻
太后園陵
丙子 宋景祐三年 重熙四年
丁丑 宋景祐四年 重熙五年 秋七月有星數百從西南而流

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戊寅 重熙六年 宋仁宗寶元改元 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 秋八月熒惑犯南斗

己卯 重熙七年 宋寶元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帝於

庚辰 重熙八年 宋仁宗康定改元 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帝於重熙二年幽母法天太后於慶州既改葬齊天后羣僚勸帝復迎之且以覲宋朝歲聘之利皆不從因命僧建佛事帝聽講報恩經感悟即遣使迎法天太后館置中京門外簽日以見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常相去十數里陰加之備 是歲太后始遣 觀察使王惟吉帝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廸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劉三嘏往宋賀乾元節

辛巳 重熙九年 宋仁宗慶曆元

壬午 重熙十年 宋慶曆二年 春二月帝遣蕭英劉六符往宋求石晉所割兎橋關十縣其書畧曰李元昊於北朝爲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況營築長堤填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疑慮隙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 初涿州進士梁濟世

嘗主文書於帳下一日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岸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往契丹爲回謝使西上閤門使張茂實副之報書略曰元昊急謀狂僭鄉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堤埭開陂澤蓋霖潦愈溢當致繕防閱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詰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富弼至契丹與帝往返難論力拒其割地之意富弼又對曰兩朝人主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帝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

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爲羣臣競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爲不若遣使取關南故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不絕歲幣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用兵者皆爲身謀非國計也帝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所獲金幣充仞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

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帝曰不能弼曰勝負既未可知設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者奉使一二人而已羣臣何利焉帝大悟首肯者久之弼曰塞鴈門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平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爲宗祖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因爭地而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爲此事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役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能欺哉遼帝感悟遂欲求昏弼曰婚姻易於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豈若歲幣之爲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帝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并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實齎書至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

與紹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
助軍旅之費今以兩朝修好三紀于茲關南縣邑本
朝傳守已久愧。一本作懼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
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成各當遵奉
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帝不
復求婚而意在增幣乃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
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一字
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愛南北之
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若不得已
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人
之所憂也帝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
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
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
色俱厲帝知不可奪曰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
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爲
獻納弼奏曰臣以死拒之可勿許其無能爲也宋帝
從之時契丹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宋朝宋方困
西夏許予過厚契丹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
功擢劉六符爲顯官子孫貴於國中　法天專制不
滿四年帝幽而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放

蕩不羈常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爲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變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懽而返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捨男女爲僧尼如王綱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中人曾遇帝於微行後皆任顯官每有除授凡所親信不依常格徑與躐升如剌曷昌等數十人左右隸役皆自微賤入親宮闈曾無勳力拔居將相位至公卿爵賞濫行除授無法樞密使馬保忠本漢人嘗從容進諫言於帝曰罰當罪賞當功有國之令典也積薪之言汲黯歎之糾封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起自朔北奄有幽燕量才授官人始稱職今臣下豢養承平無勳可陟宜且序進之帝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自行其權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絕其言

癸未　重熙十一年　宋慶厤三年　夏五月朔日食

甲申　重熙十二年　宋慶厤四年　秋七月契丹遣使往宋告伐西夏元昊宋遣余靖充報使止之

乙酉　重熙十三年　宋慶厤五年　夏四月朔日食　是歲帝以弟鄭王宗元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樂郡王宗德

進封幽王中山王宗正進封魯王豫章王宗熙進封齊王節度使宗哲進封長沙王

丙戌 重熙十四年 宋慶厤六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

丁亥 重熙十五年 宋慶厤七年 東京留守耶律忽札叛入高麗命將軍蕭廸誅之帝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易衣爲女道士后戈蕭磨只曰入伶人樂隊命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磨只敗面曰我尚爲之若女何入耶帝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鴈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眞仁宗作飛白書以答之蓋當是時南北無事歲受南宋饋遺百四五十年內府之儲珍異同山積也

戊子 重熙十六年 宋慶厤八年

己丑 重熙十七年 宋仁宗皇祐元元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彗出虛晨見東方指西南厤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二十四日而沒

庚寅 重熙十八年 宋皇祐二年

辛卯 重熙十九年 宋皇祐三年

壬辰 重熙二十年 宋皇祐四年

癸巳 重熙二十一年 宋皇祐五年 冬十月朔日食

甲午重熙二十三年宋仁宗至和改元夏四月朔日食

乙未重熙二十四年宋至和二年夏契丹主遣使以其畫像獻宋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　八月

國王崩在位二十五年四十一年號興帝謚曰文成皇帝子洪基立改元清寧　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于鼎著作佐郎劉義叟日與宗其死乎至是果驗

論曰契丹自阿保機以來凡五六世至于興宗是時承平日久而宋朝歲幣山增而似阜矣四時遊獵曰避暑曰釣魚各各定制而茫無隄岸之所僧固虛無也而政事纏之道固清淨也而貴仕際之伶人樂工固優雜也而帷薄蕩情循同光故轍而覆之二十餘年間亦幸其無事不爾殆哉

契丹國志卷之八終

契丹國志卷之九

道宗天福皇帝

道宗諱洪基興宗之子也興宗於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崩洪基即位改重熙二十三年爲清寧元年

乙未　清寧元年　重熙二十三年改元清寧

丙申　清寧二年　宋仁宗嘉祐改元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厤七星

丁酉　清寧三年　宋嘉祐二年　是歲祖母法天皇太后蕭氏卒帝其色白長餘丈　八月朔日食

遣懷德節度使蕭福延詣宋告哀宋仁宗發哀於內

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戊戌 清寧四年 宋嘉祐三年 秋八月朔日食

己亥 清寧五年 宋嘉祐四年 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宋以周恭帝子爲崇義公給田千頃令奉周祀

庚子 清寧六年 宋嘉祐五年 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辛丑 清寧七年 宋嘉祐六年 夏六月朔日食四分

壬寅 清寧八年 宋嘉祐七年 春三月宋仁宗崩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　契丹遣使祭大行於皇儀殿遂見宋嗣帝英宗于東廂嗣帝痛哭久之　先是蕭后既卒

魯王宗元聖宗之子怙寵益恣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某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帝知其謀陰爲之備秋七月戊午宗元從帝獵於涼淀帝讓宗元先行宗元不可帝乃先行依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騎直前射帝傷臂又傷乘馬馬仆其太師某下馬掖帝使乘已馬殿前點檢蕭美引兵遮帝與洪孝戰射殺之帝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趨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被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拒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斬耶律明帝尋亦至陳王

蕭孝先等皆坐誅其先遣來南宋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至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

甲辰 清寧十年 宋英宗治平元 是歲帝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顥詣宋求眞宗仁宗御容宋遣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爲回謝使軍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後帝以御容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惟祀天與祖宗則然 自黃帝以來爲諸 未有國之君 天與祖宗 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謂是矣

先是重熙中興宗以其父聖宗及已畫像二軸詣宋求易眞宗仁宗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宋朝許之會興宗崩遂寢至是遣使再求宋命修撰胡宿爲回謝使李綏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旦使置衣篋中交致焉

乙巳 咸雍元年 宋治平二年 春三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于丙午 咸雍二年 宋治平三年 奉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至五日沒　秋九月朔日

食　是歲契丹復改號大遼

丁未　咸雍三年　宋治平四年　春正月宋英宗崩年三十八皇子神宗立

戊申　咸雍四年　宋神宗熙寧改元　春正月朔日食

己酉　咸雍五年　宋熙寧二年　秋七月朔日食

庚戌　咸雍六年　宋熙寧三年

辛亥　咸雍七年　宋熙寧四年

壬子　咸雍八年　宋熙寧五年

癸丑　咸雍九年　宋熙寧六年　夏四月朔日食

甲寅　咸雍十年　宋熙寧七年　春三月遼遣使蕭扈詣宋爭河東地界國書大畧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別立界至。一作址等事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今修已十三年即非創築又非近事北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白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宇箭窓等並令折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昔固難狥情誠有侵渝何恡改正　秋九月遼使蕭素再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之共。一作爭議于代州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及劉忱與之

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
嶺相持久之不決
乙卯咸雍十一年宋熙寧八年春三月遼復遣蕭禧賫國書詣宋以劉忱等遷延爲言宋命沈括爲報使詣遼面議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違三十里其議遂決　秋八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冬十月彗出軫
丙辰咸雍十二年宋熙寧九年
丁巳咸雍十三年宋熙寧十年
戊午咸雍十四年宋神宗元豐改元夏六月朔日食　東南有大星出如瓠瓜聲如雷其光燭地
己未咸雍十五年宋元豐二年
庚申咸雍十六年宋元豐三年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冬十一月朔日食
辛酉咸雍十七年宋元豐四年
壬戌咸雍十八年宋元豐五年夏六月。一作秋八月朔日食陰不見
癸亥咸雍十九年宋元豐六年秋九月朔日食
甲子咸雍二十年宋元豐七年

乙丑 咸雍二十一年 宋元豐八年 宋神宗崩年二十八皇子

哲宗立

丙寅 咸雍二十二年 宋哲宗元祐改元

丁卯 咸雍二十三年 宋元祐二年 夏六月有星如瓜出支昌

秋七月朔日食陰雲不見。一本夏六月以下二十字在二十二年

戊辰 咸雍二十四年 宋元祐三年

己巳 咸雍二十五年 宋元祐四年 春三月晝有流星出東北

庚午 咸雍二十六年 宋元祐五年

辛未 咸雍二十七年 宋元祐六年 夏五月朔日食

壬申 咸雍二十八年 宋元祐七年

癸酉 咸雍二十九年 宋元祐八年

甲戌 咸雍三十年 宋哲宗紹聖改元 春三月朔日當食雲霧不

辯

乙亥 壽昌元年 宋紹聖二年

丙子 壽昌二年 宋紹聖三年 是歲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

善騎射豪俠不羈嘗養亡命數十人從行往來遊獵於遼至東西郡間其飲食用度强取辦於富民一日獲罪遼國捕之甚峻即嘯聚爲盜未旬日間有衆二千餘攻陷乾顯等數州諸道發兵捕討累戰不勝潛率衆奔生女眞界就結楊割太師謀叛諸軍追襲至

境上不敢進具以聞北樞密院尋降宣劄子付楊割一面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賊魁解里首級遣長子阿骨打獻遼餘悉不遣給云已誅絕矣隨行婦女鞍馬器甲財物給散有功之人充賞遼不得已反進楊割父子官爵自是楊割父子自平蕭解里之後內恃有功於遼陰懷異志吞并旁近部族或誣以誘納叛亡或詐云盜藏牛馬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强掠之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

丁丑　壽昌三年　宋紹聖四年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彗出

氐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三夕長丈餘掃巴星

戊寅　壽昌四年　宋哲宗六月改元符元年

己卯　壽昌五年　宋元符二年　春三月帝命蕭德崇等齎國書詣宋見宋哲宗跪言曰北朝皇帝告于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得卽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畧云粤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相孫而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

知一失於綏存而況于彼慶厤元豐中曾有披聞皆
爲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違征儻蔽議以無從慮
造端而有自宋報國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
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
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寢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
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
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
邊防稍修武備據守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
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
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辭往求拯救
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
深加沮却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
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
信誓殊不相關惟昔典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
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
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
其可彌忘今日詳味縟辭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
在茲又回白劄子畧云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
當共怒兼慶厤皇祐間與宗屢嘗致書仁祖至有熟
料兒頑終合平蕩等語且言北朝與宗敦篤勸和情

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持
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兩
朝歡好加於前日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辭干告既
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與宗皇帝之意稍
異竊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
聞達宋詔郭知章報聘初蕭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
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宋帝不從德崇
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庚辰　壽昌六年　宋元符三年　春正月宋哲宗崩年二十五皇
弟徽宗立　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遼帝大漸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
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卿等當力諫止之
帝崩在位四十七年廟號道宗謚天福皇帝　帝
聰達明曆端嚴若神觀書通其大略神領心解嘗有
人講論語至此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帝曰吾聞
北極之下爲中　此豈其地耶又講至　之
疾　帝曰上世　故謂之
修文物彬彬不　之有卒令　之先
是帝之末年女眞大酋阿骨打來朝以悟室自隨遼
之貴人與爲雙陸戲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阿骨打

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從旁救止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以柄戕。一作棧其胸不死帝大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帝曰吾方示信以懷遠方不可殺也侍臣又諫曰王衍縱石勒卒毒中原張守珪赦祿山終傾唐室阿骨打朔北小裔今乃敢陵鑠貴臣肆其無君之心此其不追將貽邊患帝不從　女眞之種有生熟之分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眞阿骨打所居乃江之北謂之生女眞亦臣于遼方遼之盛歲遣使者稱天使佩銀牌自別每至女眞國遇夕必欲薦之　女眞舊例率輪中下戶作待國使處以　出適　待之或有盛　而適　者逼而取之甚至近貴閥閱高者亦　其　屏息不敢言其後承平日久需索無厭酷喜海東青海東之飛禽遣使徵求絡繹於道加以使人縱暴多方貪婪女眞浸忿之然若無戰甲至壽昌二年國舅蕭解里叛於女眞始得甲五百副女眞大喜賞爲阿盧里移賚自後於海濱王之時興師謀叛纔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累戰累勝器甲益備而女眞始強不可禦矣

論曰政出房闥則龍蠖啟當璧之命權歸悍妬則衽席痛匹嫡之危道宗越自儲宮遂登旒扆

雖　屋之未更亦實厥之有在觀夫孽后可爲
心寒卒之驕矜產禍　維就戮亦痛矣然寬仁
懷遠之方卒不料後來亂亡之禍而二百餘年
之基業一阿骨打得以敗之豈其疑似無辜之
戮不肯受寡恩之名而勒與祿山之禍帝自貽
憂於子孫歟是可爲之長太息矣

契丹國志卷之九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

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
氏初封齊王後爲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卽位自
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辛巳　乾統元年　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　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
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
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一作赤氣在旁　夏四月朔
日食陰雲不見　是歲女眞楊割死子阿骨打立

壬午　乾統二年　宋徽宗崇寧改元　

癸未乾統三年宋崇寧二年

甲申乾統四年宋崇寧三年

乙酉乾統五年宋崇寧四年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詣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之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爲愕然　秋八月天祚以林攄來使而失情遣使復來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

丙戌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丁亥乾統七年宋徽宗大觀改元冬十一○本或無一字月朔日食

戊子乾統八年宋大觀二年

己丑乾統九年宋大觀三年

庚寅乾統十年宋大觀四年秋九月朔日食

辛卯 天慶元年 宋徽宗政和改元 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天祚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賚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櫃床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攜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壬辰 天慶二年 宋政和二年 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一。

本魚下有酒字 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帳前偏裨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馬粘罕胡舍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鵲產

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癸巳　天慶三年　宋政和三年　春三月朔日食　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骨產等並跪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甲午　天慶四年　宋政和四年　秋八月女眞阿骨打始叛用粘罕胡捨爲謀主銀朮割移列婁宿闍母等爲將帥會集女眞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　秋九月遼兵遇女眞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眞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

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
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眞女眞至五國戰鬬而後
得女眞不勝其撓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
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召酋長加杖甚者誅
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謀叛

先是州有榷場女眞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
子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
之打女眞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
退保長白山之阿木。一作火阿木火者女眞所
居之地以河爲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陷寧江州
中輟不行　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
克東北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
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
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克都押官侍衛
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顏副之屯出河店臨白
江與寧江女眞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眞興師
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車營隨行　是月
女眞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
家屬金帛牛羊輜械悉爲女眞所得復以兵追殺百

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頵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
初女眞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
木牌繫人馬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千人全
裝重甲持錦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
敵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
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
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
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
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
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
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疏
疎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
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
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
計入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
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資遂竭琳等
皆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擐甲充
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
副使耶律斡離朵涞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
之黃龍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

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
左祇候郎君詳穩蕭河古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
張維協副之獨來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眞軍馬初一
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幹離朶誤聽漢軍已
遁即離遼奚之兵弃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衆
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眞合戰遂大
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爲女眞
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爲戲所過
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眞亦爲阿骨打吞併
分揀强壯人馬克軍遂有鐵騎萬餘　初蕭嗣先出

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
逃走歸家或被傷詣行闕而告歸蕭奉先懼弟嗣先
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劫掠若不從權
肆赦將嘯聚爲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
潰軍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
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
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鬬志累
年用兵每遇女眞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
此也

乙未　天慶五年　宋政和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天祚下

詔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齋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眞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天祚問天官李圭圭不能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入破賊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眞師至鴨涤江人心疑懼初天祚親征女眞甚懼粘罕兀术僞請爲甲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阿骨打聚諸酋曰始與汝輩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今吾謂若甲哀詰降庶幾舒禍乃欲盡行剪除爲之奈何不若殺我一族衆共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

兵十一月天祚與女眞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
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
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
衆軍隨而敗潰始悟矛戰有光爲凶兆也女眞亦不
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
百里退保長春女眞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
州 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皇叔
燕王淳淳乃道宗弟宏本之子俗呼爲燕王實封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
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女眞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
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

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
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
帳前親信乙信賫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
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留說之曰前日御營兵
爲女眞所敗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公幼弱
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
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
來而汝等來何也審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特天祚
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
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

賊衆趨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
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祉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
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女眞阿鵲産等
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
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眞
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眞近境至秦州爲識
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割其心獻祖廟
分送五路號令　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
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遽以聞天祚
即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
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凍誠可憐憫今女眞遠
遁不可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
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
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
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甸有官者轉一官白身
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
作上推賞　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克賀生辰
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
回

丙辰　天慶六年　宋政和六年　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

凶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刀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軍變請爲備保先纔出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　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　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太公鼎高清臣等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

闕高永昌自殺留守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常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轉戶强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眞渤海有讐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效命敢戰旬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將領聽從辟差　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眞會東京留守太師蕭保先乃奉先堂弟　爲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

以激變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　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黎樹口張琳遣驍卒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却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突出其傍諸軍少却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饑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

强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眞西路都統閻母國王撒葦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卽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五日進兵撒到瀋州衆以渤海詐作此撒不爲備是日探聞東北有軍擁至將士呼曰女眞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眞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眞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温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自

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為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為軍彼可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又科斂運腳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　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箇山劄寨至十一月二十四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辦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為張關羽所殺

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眞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覩副之太常袞耶律哩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

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
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爲備　自天祚親征
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擢
用耶律大悲奴爲北樞密使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
間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
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
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
得有甚心情殺女直。或作違近傳爲笑端有人聞
於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是歲止罷耶律大悲奴再
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剌授西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
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　女
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
女真遣兀室訥波勃堇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
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侯槩吳擅天等所
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
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丁酉天慶七年　宋政和七年　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
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
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
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

謂從宜營前錦後錦者亦然有乾營乾顯大營岩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十一月到衛州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眞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至登州岸具言女眞兵來攻奪遼東地已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眞邏者不敢前復回

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眞講賣馬舊好

戊戌　天慶八年　宋徽宗重和改元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　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眞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初女眞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鬬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眞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眞焚掠而去所經盛懿濠衛四州皆降犒勞而過女眞別遣閻

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redacted]蕭幹奔
醫閭山牽馬嶺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眞以馬疲破
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眞
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
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爲備嘗謂左
右曰若女眞必來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馬若干又
與宋朝爲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
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今亡
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
國乎暨聞女眞焚劫新州以歸卽以謂威德可加彼

何能爲復自縱肆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女
眞陷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舂
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
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
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
眞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
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
高永昌叛時降女眞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
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
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

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
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
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
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
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眞阿骨産趙
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爲自
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克
封冊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府通問
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克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
忠克讀冊使備天子衮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

冊立阿骨打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冊文略曰
眷惟肅愼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嶽
稚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肖碧雲衮野固須挺於
梁材皓雪飛霜疇不雄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
載念遙芬宜膺多戩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冊
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嗚呼
戒哉欽哉式孚于休厥所有徽號緣犯祖號改爲至聖
至明餘悉從之使人自十月發行冬十二月至金國
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恢
其德之義仍無冊爲兄之文如遙芬多戩皆非美意

彤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習烈歸易其文隨答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斬腰之粘罕諸人爲謝乃解尚人笞百餘次年三月止遣蕭習烈楊立忠回云用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卽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眞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終